

方励：用电影“打捞”里斯本丸

快写人物

CHARACTER SKETCHER

“当一艘船沉入海底，当一个人成了谜……”韩寒电影《后会无期》同名歌曲里唱的这艘船，出现在了9月上映的纪录电影《里斯本丸沉没》里。影片上映后不仅刷新了2024年中国纪录电影的票房成绩，也成为豆瓣今年评分最高的国产电影，它还将报名角逐第97届奥斯卡金像奖“最佳国际影片”。

该片制片人、导演方励，今年已经70岁了，他将“打捞”这段尘封的历史视为自己最重要的事。历时八年，倾家荡产，他终于将这部作品搬上大银幕。10月15日，导演方励接受现代快报记者专访，他说：“我是一个追寻者。因为好奇心搜索沉船，也因为意识到这是最后的时间，我要和时间赛跑，要去‘抢救’。”

方励从影二十余载，他始终坚持在文艺电影中打转，被不少网友戏称为“文艺老年”，对于这一称呼，他笑着接纳，“我希望我的电影‘活’得比我长，一定要有传承的价值。”

现代快报/现代+记者 郑文静 李艺衡



电影海报 本版图片由片方提供



导演方励



方励(右)与营救盟军战俘渔民林阿根(中)



方励(右)与“里斯本丸”沉船事件幸存者威廉·班尼菲尔德(左)



方励(左)与军事顾问费恩祺(右)查阅“里斯本丸”沉船事件资料



方励(右)与“里斯本丸”沉船事件幸存者后代家属



盟军战俘后代在沉船坐标海域祭奠亲人

与时间赛跑，“打捞”历史

“北纬30度13分44.42秒，东经122度45分31.14秒”，历史会永远记住这个坐标，这是当年里斯本丸在浙江舟山东极岛海域沉没的位置。方励为了“打捞”这段不为大众熟知的历史故事，用了八年。

《里斯本丸沉没》到底讲了一个怎样的故事？

这是一部东方版“敦刻尔克”，是一部关于纪念中国渔民伟大壮举的纪录电影。方励和摄制组通过详尽的历史调查，竭尽所能地寻访英、美、日、中核心亲历者及后代，试图无限接近中国舟山东极岛附近海底30米处的二战“死亡之船”——“里斯本丸”的沉船真相。

2014年，方励在东极岛听当地渔民说起附近海底有一艘沉船的故事，好奇心驱使他去查阅资料，结果怀疑那艘沉船就是历史上的“里斯本丸”。为了证实自己的想法，他分别在2016年和2017年带领专业团队进行两次搜寻，终于在偏离历史坐标36公里的海底找到并证实了“里斯本丸”沉没的具体坐标。

“从得知这个事情开始，出于好奇去带队勘探，想要找到这艘沉船。找到船之后，又想要找到跟这艘船有关的人，去了解他们的故事，他们在82年前都经历了什么。就这样挖掘出了这个故事。现在，是时候把它讲给更多人听了。”方励说。

“抢到物证和人证”，方励认为这就是自己该做，也必须做的事情。在片中，可以看到方励苦苦寻觅的身影，登报、参加电视节目、档案馆寻访，甚至是找到私家侦探调查，难，但方励锲而不舍。

《里斯本丸沉没》历时八年，即使其间资金链断掉，方励也从没想过放弃，“就算十八年我也要把手这件事干了，这是一种天然的使命，是内心的一种承诺。”

整个制作周期中，方励觉得最难的是关于历史还原部分的制作，“它不是简单的动画，它既是电脑特效，又是版画风格。因为它很独特，不是传统的动画，也不是传统的电脑特效结合的，制作时间非常长，是一点点试错试过来的。”

倾家荡产拍电影

接受现代快报记者采访时，方励对自己的定义是“追寻者”，“因为意识到留给我们的时间不多了，要跟时间赛跑，要去抢救。机会太

难得，历史的最后一个机会。所有的动力来自要抢在时间前面，刚好就抢到了，找到了最后的人证，又发现了有这么多家庭动人的故事值得分享给观众，就不断地去追寻，不断去寻找。这是本能的、职业的反应。”

采访过程中，二等兵理查德(Richard Penny)的故事让方励记忆犹新。

理查德被俘后，给弟弟写了一封信，内容只有三行，“我不知道该说什么，除了这个；永远关爱、照顾我们的母亲；她是这个世界上你所拥有的、唯一的、最好的人。”

在影片中，方励读到这封信后从受访者家中走了出来，以手拭泪，他说他听不得这个，因为他也有弟弟，方励是个共情感很强的人。

在《里斯本丸沉没》的制作过程中，2019年秋，他又自费将盟军战俘的亲属带到了东极岛附近海域，让他们有了一次同家人告别的

机会。

“我代表的是今天的中国电影人和中国人的态度。”方励坦言，拍摄时关于自己是否要出镜，他犹豫许久，“我是代表大家的。这些盟军战俘后人经历的苦难和真情，也是我们曾经经历过的，是人类共通的情感，所以我们才能被深深触动。另外，故事中有中国渔民出场，如今我们用电影来讲述这一切，必须要有一个中国人在镜头前面。所以我代表的不是我个人，而是代表着发生事件的这个国家，和老百姓的朴素情感。”

从方励的这段话，或许可以明白为什么他要耗费这么大的精力，消耗这么多的金钱，去做这样一件事。

好在，团队的努力得到了回报，影迷们口口相传，越来越多人走进影院，了解这段历史。而今，《里斯本丸沉没》又将代表中国内地参选奥斯卡，对此，方励倍感欣慰：“我不是孤勇者，我周围还有一群小伙伴，我们是一个团队。目前我们还有专业的同事在负责海外发行工作，接触的有英国、新加坡、美国、北欧等。”

从影二十余载，不难发现，方励无论是担任制片人、编剧又或是导演的作品，多多少少带着些文艺气质，而非商业大片。他笑道：“我希望我的电影‘活’得比我长，一定要有传承的价值。未来三代以后的观众，是看不到今天我们经历的时代的。我很在意有没有记录我们今天的人群、我们今天的梦想、今天的喜怒哀乐、今天的时代特点，所以我更看重的是时代情感和人物命运。”

白天科技，夜晚电影

被网友戏称为“文艺老年”的方励，除了电影人还有另外一层身份——地球物理勘探和海洋科技专家。

20世纪80年代，他在东华地质学院应用地球物理专业读书，地球的奥秘令他着迷，而电影无疑是他无尽畅想遨游的出口。

“科技和电影，一个是白天，一个是夜晚。”方励告诉记者他有两份“全职工作”，“科技是我的一个全职工作，电影也是全职工作。24年前，我阴差阳错闯入电影这个领域，觉得很有趣，乐此不疲，所以就一直做下来。在我的科技职业生涯20多年后，又增加了一个新的工作。真的很愉悦，每次双线都在干。”

关于这两项工作，他形容道：科技是大兵团作战，电影是游击作战。“电影的全职工作不需要每天朝九晚五，可以利用晚上，可以利用周末、利用假日谈剧本，只有到了拍摄的那两三个月是比较密集。除此之外，电影的工作模式跟科技不一样，干科技不管是软件、硬件、机械，还是电子数学、物理等，都得有一个专业团队，而电影只有在制作时才需要，所以它就出现一个可以互补的、在时间段互相穿插的可能性。”

提到“打捞”里斯本丸号的历史，他认为这是自然而然的事。“我自己是干深海搜寻目标探测的，自然而然就觉得该做的。就跟你登山一样，有人没登上过这个山，你就想去登这个山，其实说这个有多少思考，没有，就是一个本能的反应。”

电影和科技之外，方励似乎对历史情有独钟，对他而言，历史是长久、永恒的，“可能跟年龄有关系，你经历了时代的变化，就会知道每一次时代的变革，都会是一个比较重大的社会变革、人类变化和成长进步，那你总是希望能跨越时代，能记录时代。”

《里斯本丸沉没》忙碌的行程还未结束，方励监制的下一部作品《下一个台风》也已杀青，与以往不同，这是一部聚焦女性成长的故事。

对于方励而言，70岁尚年轻，属于他的电影路途，还很长很长。



扫码看视频